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古时明月系列

# 画人难

HUA REN  
NAN

王涛  
著

凤冠霞帔

难掩人心

丹青妙笔

暗藏杀机

云髻峨峨，多情佳丽舞弄后宫风云  
妙笔丹青，宫廷画师难画诡谲人心  
一步踏错步步惊魂，口蜜腹剑绵里藏针  
夺权争宠尽如是，花落处，且看谁有袖里乾坤！

随书赠送  
精美书签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 
古时明月系列

# 画人难

HUA REN  
NAN

王涛  
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画人难 / 王涛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6. 1  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6361 - 7

I. ①画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97579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薛媛媛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0 字数: 29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2.0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回 | 何颖出才有出头日 众画师便生嫉妒心 ..... | 1   |
| 第 二 回 | 真龙盛赞观音像 金凤懊恼百鸟图 .....   | 10  |
| 第 三 回 | 圣主游宝刹 颖出进东华 .....       | 22  |
| 第 四 回 | 执笔作恶易 丹青画人难 .....       | 30  |
| 第 五 回 | 阁帘授画意 太后施恩宠 .....       | 36  |
| 第 六 回 | 颖出中秋品蟹黄 宾客大殿赏珍珠 .....   | 43  |
| 第 七 回 | 姑侄话房事 主仆采鲜菊 .....       | 51  |
| 第 八 回 | 婉妃施妙计 皇后赠藕汤 .....       | 59  |
| 第 九 回 | 忠仆施妙计 美人食药汤 .....       | 67  |
| 第 十 回 | 冤家路必窄 宫奴心也深 .....       | 75  |
| 第十一回  | 裕妃始见他人面 太后携众欲登高 .....   | 84  |
| 第十二回  | 得清闲一家团聚 却难料猛毒入喉 .....   | 93  |
| 第十三回  | 牢狱为归宿 终究是凡人 .....       | 102 |
| 第十四回  | 托梦相告情与愿 拜祭脚踩星与月 .....   | 110 |
| 第十五回  | 丹青透玄机 金簪伤巧手 .....       | 117 |
| 第十六回  | 得恩惠菩萨心肠 论画作大家风范 .....   | 125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七回  | 寒冬有春意 笑面亦藏刀 .....       | 133 |
| 第十八回  | 朝堂终有乱 暖阁会贤良 .....       | 141 |
| 第十九回  | 危难自有忠臣救 尸骨终究现世间 .....   | 151 |
| 第二十回  | 明察暗访终有据 守口如瓶未开言 .....   | 159 |
| 第二十一回 | 相逼与利用 针尖对麦芒 .....       | 167 |
| 第二十二回 | 无心却插柳 有意而施谋 .....       | 175 |
| 第二十三回 | 密谋图大计 巧遇会至亲 .....       | 184 |
| 第二十四回 | 回想当年事 今又痛分离 .....       | 191 |
| 第二十五回 | 何侍诏重返旧地 文侍卫搬弄是非 .....   | 200 |
| 第二十六回 | 举剑斩恶奴 脱罪绑忠仆 .....       | 208 |
| 第二十七回 | 慈宁宫外巧遇皇后 永寿宫中又见清风 ..... | 215 |
| 第二十八回 | 夜深沉巧遇秘事 心忧郁终得顽疾 .....   | 223 |
| 第二十九回 | 城府深时机已到 胆量小人证才来 .....   | 232 |
| 第三十回  | 宫娥身已去 金凤徒哀鸣 .....       | 241 |
| 第三十一回 | 婢女为佳丽 心事终落空 .....       | 248 |
| 第三十二回 | 故人重相逢 兄妹复相见 .....       | 257 |
| 第三十三回 | 瓶中空无物 楼内藏娇娥 .....       | 265 |
| 第三十四回 | 巧手结长缕 再次会旧人 .....       | 274 |
| 第三十五回 | 旧未逢手足欢愉 再相见兄妹悬心 .....   | 283 |
| 第三十六回 | 投炉内芬芳四起 进殿中仇人未见 .....   | 291 |
| 第三十七回 | 金凤为玉碎 凡鸟登高枝 .....       | 300 |
| 第三十八回 | 沉浮半载终 .....             | 310 |

## 第一回

### 何颖出才有出头日

### 众画师便生嫉妒心

初秋京城的早晨天色未明，微风瑟瑟，一班大臣早已在东华门外等候早朝，大家互相小声议论，窃窃私语。这时东华门慢慢地打开，大臣们急忙站好队列，依次走了进去，直奔太和殿。此时太和殿外的八个大铜炉向外冒着青烟，被风一吹，烟雾顿时弥漫开来，整个皇宫好像置身于彩云之中，真个天上人间一般。

大臣们进入殿内，按位列依次站好。然后便听太监高声道：“皇上驾到！”只见一青年从屏风后走了出来，坐在了描金彩绘的龙椅之上，此人便是哀宗皇帝柴埏——当然，哀宗这个谥号是在其驾崩之后才有的。此时众大臣赶忙下跪道：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柴埏抬手道：“平身。”

众人起身后，柴埏笑道：“朕昨日听说圣寿寺已完工，果真如此？”

话音刚落，只见群臣中闪出一人，五十岁上下，身着圆领红袍，手持白玉笏板，身形宽阔，器宇轩昂，乃是工部侍郎傅国茶。傅国茶道：“启奏皇上，圣寿寺确实已经建成，但全寺上下的壁画还未添一笔。”

柴埏奇怪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

“启奏皇上，”傅国茶道，“圣寿寺乃是皇上登基之后兴建的第一所庙宇，所以微臣不敢有一丝马虎，此时尚未找到合适的匠师，微臣不敢草率行事。”

柴埏点头道：“爱卿说得是，朕对于此寺上心得很，无论是规模还是装饰，朕都要做到前无古人，所以这壁画，依朕看来就不要用

匠师来画了，否则终究会匠气太重。宫廷画院里能者无数，爱卿挑选几个，随你去圣寿寺作画就是了，如何？”

傅国茶躬身道：“遵旨。”

退朝之后，傅国茶回到家中，有些闷闷不乐。换了便服之后，便坐在椅子上发呆。傅夫人见了，端来一杯茶道：“大人有心事？”

傅国茶笑道：“有是有，不过说出来也没用啊。”

傅夫人道：“还未曾说，如何知道没用呢？”

“你一个女子，哪里帮得上什么忙？”傅国茶说完喝了一口茶。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”傅夫人道，“我哪里就这么没见识了？好歹我也是您的夫人，您说出来，就算是我替您分忧了。”

傅国茶见夫人执意要听，于是便将今日朝堂上的事说了一遍。

傅夫人听后笑道：“这有什么可烦的，按圣上所说就是了。宫廷画院中人才济济，难道还找不出一个来吗？”

“那些画师的画我见过，全都是擅长山水花鸟，并无擅长人物的。这次的壁画，不是菩萨便是罗汉，他们哪里画得好？皇上说要一个前无古人的圣寿寺，现在处处都已妥当，就差壁画这一节点睛之笔，倘若做得不好，前功尽弃不说，要是圣上怪罪下来，那如何是好？”傅国茶说完叹了口气。

傅夫人想了想，笑道：“我倒想起一个人来，此人擅长花鸟，但更擅长人物。”

傅国茶忙道：“谁？”

“此人就住在京西水泉寺之中，靠卖画度日，所画佛像皆是栩栩如生，听说人长得丑些……”

傅国茶打断道：“你是说何奇？”

傅夫人笑着点了点头。

傅国茶一拍脑袋，笑道：“我这脑子，如何将他忘了！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！我这就派人送去拜帖，将他请来。”

傅国茶于是急忙派人拿着拜帖，前去西山水泉寺去请何奇来家中做客。

将近下午时，傅国茶正在书房看书，家童进来道：“老爷，颖出先生到了。”

傅国茶道：“先请何先生到厅中用茶，我换了衣服就来。”

傅国茶换了衣服，来到厅上，只见一人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。此人面色发黑，形容消瘦，穿着一件褐色的小袖圆领衫，脚下穿着便鞋。那人听见脚步声，睁开眼睛，见是傅国茶，急忙起身道：“何奇拜见傅大人。”

傅国茶笑道：“何先生请坐。”说完自己也坐了。傅国茶又上下打量了一下何奇，只见此人不但长得难看，而且有一只眼睛布满了血丝，使人望而生畏。何奇被看得有些不自在，于是笑道：“不知道傅大人叫小民来有何指教？”

傅国茶道：“今日请何先生来，是有事相托。”

何奇道：“傅大人请讲。”

“那傅某就明言了，”傅国茶说道，“圣上所建圣寿寺已经完工，只是寺内的壁画尚未添置一笔，皆因为圣上此次要求甚高，要做到前无古人才成。虽说宫廷画院之中人才无数，但能描绘人物者却寥寥无几。听说何先生不仅擅长花鸟，对人物画也是造诣颇深，不知是真是假？倘若何先生真有这样的本事，那傅某还请何先生帮忙，事成之后，必有重谢。”

何奇想了想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在下确实和一位高人学过人物画，那位高人师承吴道子，画起人物来个个呼之欲出。何某虽不及其一半，但要让圣寿寺前无古人，何某的水平已经是绰绰有余了。”

傅国茶笑道：“真如何先生所言的话，傅某当真感激不尽。不知何先生恩师现在何处？尊姓大名？是否能请来一见？”

何奇摇头道：“恩师两年前就已经去世，名字也不便相告，还望恕罪。”

傅国茶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劳烦何先生了。如果您有什么需要，只管提出来，傅某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何先生。”

何奇道：“何某确实有一件事需要傅大人帮忙，如若成功，何某日后一定不会忘记傅大人的恩情。”

“何先生请说。”

何奇道：“何某自幼学画，无论春夏秋冬，严寒酷暑，每日都勤加练习，只希望日后能够出人头地。可何某家境贫寒，地位低贱，无法大展宏图。不想当今皇上登基之后，马上传令天下，无论地位家资，只要擅长丹青，皆可通过考试进入皇家画院。何某听得消息，



夜不能寐，实指望有平步青云之日，飞黄腾达之时。于是倾家荡产，凑齐路费，从家乡来得京城。可何某万万没有想到，考试虽然不看出身，但要看相貌，何某终因样貌丑陋不能入选。为了进京考试，我已经是变卖了家产，到京城时，已经是身无分文，考试之后，便连家也回不去了。何某没有办法，只能栖身于水泉寺之中，抄写经文以求度日。后来我又以画佛像卖钱为生，这样大家才渐渐知道水泉寺中有位姓何名奇之人，擅长人物肖像。可再出名，何某也进不得皇家画院。今日承蒙傅大人提携，让我有机会为圣寿寺描绘壁画，何某只有一个要求，如果皇上对圣寿寺的壁画满意的话，就请傅大人在皇上面前美言两句，让我入得宫廷画院，以了却我生平之愿。”说完竟“扑通”一声双膝跪倒于地。

傅国茶忙搀扶道：“何先生不必如此，快请坐。”说完便将何奇扶回座位。

傅国茶看着满面泪痕的何奇，捻着胡须说道：“何先生之心傅某也能够理解，空有一身本领，却没有用武之地，虽有能耐，但却怀才不遇，正所谓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啊，况且何先生这匹千里马可以说是百年不遇。但宫廷画院不录用何先生也是有原因的：当今圣上对丹青偏爱有加，有时甚至是废寝忘食，常和画院中的画师们一起探讨绘画之道，如若画师相貌丑陋，天天面对圣上，只怕圣上也会心里不快，何先生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”

何奇抬头叹道：“傅大人的意思是何某再无出头之日了？”

傅国茶摆手道：“话也不能说绝，傅某也是爱才之人，何先生若真能将圣寿寺的壁画画到前无古人的境界，傅某愿意在圣上面前推荐何先生到宫廷画院供职。”

何奇听了，连忙又跪倒在地，哭道：“傅大人若真能推荐何某进得宫廷画院，何某来生做牛做马报答傅大人。”

“先生言重了。”傅国茶忙将何奇搀起道，“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明天一早，傅某便随何先生前往圣寿寺，如何？”

“一言为定，”何奇说道，“何某先回水泉寺一趟，准备妥当之后，明天一早再来拜见，可以吗？”

“也好，”傅国茶道，“那傅某就不虚留何先生了，我派人送您回去。”说完转身对家童道：“送客。”

何奇又向傅国茶拜了拜，说道：“傅大人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，何某不但要让圣寿寺做到前无古人，还要让它做到后无来者。”说完便转身去了。

傅国茶看着何奇的背影，心中道：“我倒要看看这个何奇有什么能耐。”

何奇坐着马车回到了水泉寺，正看见饰心和尚在山门前扫地。何奇忙过去一把拉住道：“随我来。”

饰心和尚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何施主做什么？”

何奇也不答话，便将饰心拉到寺院后花园的凉亭内。

“何施主有事？”

何奇看了看周围无人，说道：“我得了个好差事，你和我一起去，如何？”

饰心笑道：“好差事的话，何施主一人去就是了，小僧去干什么？”

“帮忙啊！”何奇笑道，“我缺个帮手，你随我去吧。”

“既然何施主需要帮手，那小僧我义不容辞，不知是什么差事，何时出发？”

“明天一早就走，什么差事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饰心笑道：“不说就不说吧，那我先去禀明方丈。”说完转身要走。

何奇忙拉住道：“慢！不可告诉别人，只有你我知道就是了。”

“这是为何？”

“听我的就是了。万万不可告诉他人，事成之后我定会重谢你。”

“好吧，既这样我便不说了。”

“那好，”何奇道，“明天一早，我在寺门外等你，咱们一起出发。”

何奇说完便离开了。饰心摸了摸脑袋，也走出了凉亭。

第二天一早，饰心洗了脸，来到寺庙门口。此时太阳刚刚升起，远处的山峰在水雾中若隐若现，冰凉的露水打在饰心的脸上，沾湿了他的僧袍。饰心早看到何奇在远处徘徊，显得烦躁不安，他急忙跑了过去。

何奇见了饰心，忙道：“如何这么晚才出来？”

饰心还没答话，就被何奇拉下山，坐了一辆马车直奔和义门去了。

进了和义门，不远处就是傅国茶府上。傅国茶此时正在门口焦急地等待，他早上一起床，便吩咐下人用马车去接何奇，自己整冠束带之后赶紧去上早朝，在早朝之上奏明皇上关于圣寿寺壁画一事。

“微臣已在民间寻得一画家，姓何名奇，字颖出，擅长人物肖像。可与宫廷画院的画师们一起为圣寿寺作壁画，定会锦上添花。”

柴埗听后非常高兴，笑道：“很好，传朕的口谕，着画家何奇前去圣寿寺，专门绘制人物，宫廷画院的画师们绘制花鸟鱼虫及山水以为补助，限时一月。”

旨意传到宫廷画院，众画师听后大吃一惊，顿时议论纷纷，都觉得柴埗此举是对宫廷画师们的侮辱，明显是说画师们技艺不佳，还需要外人前来帮忙才成。大家正愤愤不平时，画学正刘佩说道：“大家少安毋躁，听老夫说一句。”

画学正是宫廷画师之首，执掌教学管理的学官，众人听其要说话，便都安静下来。

刘佩看众人都不说话了，于是说道：“大家心中有些不忿，老夫自然清楚。当今圣上偏好丹青，乃是我们的福分。历朝历代都不曾有皇上如此重视我们这些画师，大家受此殊荣，至死不能报答一二。但既然圣上对丹青无所不知，也就意味着对画作的严格苛刻，稍有不慎，任何瑕疵都不会逃过圣上的眼睛。既然我们之中确实没有精工人物画的人选，不如就踏踏实实地描绘自己所擅长的事物，让那个何奇去攻画人物，一来不至于出什么差池，二来若圣上真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也不是我等的责任。”

大家听后说道：“刘学正言之有理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，看看这位何先生到底有多大的本事。”

众人又说了一会儿话，便都散去了。

刘佩向侍诏孙目达使了个眼色，孙目达会意，便没有随众人出去。众人散尽后，孙目达道：“刘大人有事？”

刘佩疑惑道：“这个何奇，老夫好像在哪里听说过。”

孙目达笑道：“大人难道不记得了？数年前宫廷画院开考，此人画技名列众人第一，只因相貌过于丑陋，众人商议之后，决定不予

录用。”

刘佩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是他。但不知他如何会被傅大人举荐呢？”

“这个在下就知道了，”孙目达说道，“我到时候去打听一下。”

刘佩点头道：“也好。这样吧，你去挑选画师中擅长花鸟山水者，赶去圣寿寺，以助这位何先生完成壁画，有事随时写信给我就是了。”

“是。”孙目达答应着躬身退下了。

刘佩看着院子中的菊花，心中道：“当初不录用此人，并非因为其相貌丑陋，我只是觉得他面有不善，不是安分之人啊。但没有想到的是，此人到底还是遇到贵人相助，而这个贵人，竟是工部侍郎傅大人。”

此时傅国茶并未觉得自己是何奇的贵人，反而觉得何奇是他的贵人才对。退朝回府之后，傅国茶便立在门前等候何奇，不一会儿便听见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，紧接着一辆马车迎面飞奔过来，到了大门口便停住了。何奇跳下马车，拱手道：“何某来迟，还望傅大人恕罪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。”傅国茶话音刚落，只见一个和尚从车里探出头来。这个和尚长得唇红齿白，面貌英俊，望见傅国茶后微微一笑。

傅国茶道：“这位师父是？”

何奇道：“这位师父法号饰心，是我的帮手。”

傅国茶道：“既是何先生的帮手，那就一同前去吧。二位先行一步，傅某坐另一辆车，随后就到。”

何奇与饰心答应着，便坐车奔东去了。

马车出了齐化门，只走了一盏茶的工夫便到了圣寿寺。何奇对圣寿寺早有耳闻，但未曾亲眼所见，只听说此寺占地三十亩，亭台错落，楼阁相连，飞檐碧瓦，古木参天，内有金佛无数，宝物成山，琉璃为窗，玛瑙为栏，日夜钟鼓响，春秋桃菊香，菩萨微笑莲台坐，天女散花有佛缘。

何奇与饰心下车之后，便见眼前有一高大的山门，比水泉寺的山门大出一倍。饰心忙念了句“阿弥陀佛”，笑道：“比自家的大很

多啊。”

何奇没有说话，只是站在原地等待傅国茶的马车。没过多久，果见一辆马车来到近前。何奇忙迎了过去，待马车停稳后，何奇道：“傅大人小心，何某来扶您。”说完便伸出双手。谁知帘布掀开，出来的并非是傅国茶，而是一名身穿红袍的中年男子。那男人跳下车，身后又出来三个男人。四个人站在原地上下打量了一下何奇，那红袍男子冷笑道：“这位先生想必就是何奇何颖出了吧？”

何奇看他们穿的衣服便知是做官的，于是赶忙道：“正是草民。”

“在下孙目达，是宫廷画院的侍诏，”孙目达说完指着另外三人说道，“这位是冷大人，尹大人，李大人。”

何奇忙躬身道：“草民何奇参见各位大人。”

“不敢，”孙目达笑道，“何先生乃是傅大人亲自推荐的画师，今后还要请您多多指教。久闻何先生大名，今日得见，果然是不同于旁人啊。”

何奇脸红道：“孙大人言重了，小民不过是承蒙傅大人错爱，以后还请各位大人不吝赐教才是。”

李大人道：“何先生不必客气，傅大人推荐之人岂会有错？可惜我画院之中没有像何先生这样的能人，否则就可以与何先生切磋技艺了。”

何奇道：“大人的话何某怎么当得起？各位大人皆是丹青妙笔，何某雕虫小技，不敢与众位切磋。”

孙目达点头道：“量力而行，知难而退，乃是明哲保身之法。何先生此次前来，我想不只是帮忙这么简单吧？”

何奇道：“何某只是想尽一份微薄之力，以求圣寿寺更加完美无缺，至于其他，何某没有多想。”

孙目达道：“何先生的意思是，如果单单是我们描绘壁画的话，圣寿寺就不完美了吗？”

“何某绝无此意啊。”何奇说完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水。

“一句玩笑话，何先生不要当真，”孙目达笑道，“圣上下旨，让我们协助何先生一同完成壁画，何先生主攻人物，我等添置花鸟山水，精益求精。大家这么做，无非是想让圣上欢心，不枉皇上对我们的重用。任何环节缺一不可，才能做到至臻完美。今后一个月

中，你我要朝夕相处，事事皆要商议行事，不可妄自尊断，以免有误圣意，招来祸事，不知何先生意下如何？”

何奇道：“多谢孙大人提醒，何某自当铭记在心。”

孙目达笑道：“那再好不过。看来何先生还在等候傅大人，那我等不便打扰，先行进去了。”说完四个人便进了寺庙。

何奇见四人进了山门，叹气道：“只怕祸事不在皇上，而在他们。”

饰心过来说道：“何施主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何奇摆手道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

## 第二回

### 真龙盛赞观音像

### 金凤懊恼百鸟图

傅国茶得了旨意，在寺内负责监工，进寺第三天的清晨，傅国茶正在禅房中看书，忽听有人敲门，开门一看，原来是孙目达等四位画师。傅国茶将四人让进屋内，笑道：“这几日有劳各位大人辛勤作画，一早前来，不知何事啊？”

孙目达小声道：“傅大人可看过何奇的画作了么？”

傅国茶道：“看过了。昨日上午，我看到西廊下有一尊佛像，线条流畅，生动自然，确实为上乘之作。”

孙目达道：“孙某的意思是，大人可亲眼见过何奇作画？”

傅国茶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那倒没有。”

“说的就是啊，”孙目达说道，“我与三位画师白天作画时，从没见过何奇，只是到了第二天一早，才看到山水之间立有佛像，我们怀疑何奇是在夜晚作画。”

傅国茶想了想说道：“四位大人过虑了，就算何奇是在夜深人静时作画，又有何不妥呢？只要是画得好，何时作画，个人有个人的习惯，我看各位不用想得太多。”

“大人说得不错，可我还是觉得有些奇怪。”孙目达说完看了看其他三人，另外三人也不住点头。

傅国茶笑道：“既然是这样，那傅某去找何先生问个明白，再来告诉各位。”说完便起身出了禅房。

傅国茶来到何奇房门前，轻轻地敲了敲门，无人应答，又用手轻轻一推，门便开了，傅国茶从门缝中看去，只见何奇与饰心分别睡在两张榻上，鼾声如雷。傅国茶点了点头，心想：“看来孙目达所

言不假，何奇应该是夜晚作画，否则不会这般时分还不起床。”傅国茶想到这里，于是关了门，转身要走。谁知刚转过身去，就听身后房门被人打开，傅国茶回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何奇。傅国茶刚要说话，何奇拦住并轻声道：“傅大人请到园里说话。”

二人来到房后的花园之中，傅国茶道：“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打扰了何先生的美梦。”

“傅大人不必客气，不知清早前来，有何指教？”

“谈不上指教，”傅国茶笑道，“听其他画师说，何先生好像是夜晚作画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何奇愣了一下，笑道：“不瞒傅大人，草民正是夜晚作画。”

傅国茶有些惊讶，问道：“但不知何先生在夜晚作画所为何故？莫非怕人偷学了画技去？”

何奇道：“傅大人哪里话？宣扬绘画技艺，互相切磋提高，乃是我等的本分。至于草民深夜作画，其实另有原因。傅大人有所不知，草民自小就有眼疾，左眼血丝满布，一见日光，看起东西来便模糊不清，只有到了晚上，才看得真切，所以草民习惯于在夜晚作画。”

傅国茶笑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先生何不早说？我也好加派人手，以助先生一臂之力。”

何奇道：“多谢大人美意，加派人手就不必了。一来我有饰心帮忙，相识多年，所以有些默契。二来深夜之时，众人都已休息，若是人手太多，难免弄出声响，如果吵到别人，就不好了。”

傅国茶点头道：“先生想得周到。既如此，就依先生行事，如有需要，尽管向傅某提出来就是。”

何奇躬身道：“多谢大人！”

傅国茶道：“那先生就请回房休息，傅某告辞了。”说完便转身去了。

何奇见傅国茶走远，方才回身进房。饰心见何奇回来，说道：“找你何事啊？”

“没事，”何奇道，“咱们抓紧画吧，免得节外生枝。”说完便摇了摇头，侧身躺在了榻上。

这一日清晨时分，傅国茶刚刚睁眼，就听门外一阵嘈杂，推门一看，只见驻扎在圣寿寺周围的官兵全都列队进入寺中。



傅国茶惊道：“你们都小心些，刀枪锋利，不可碰坏寺中之物！是谁让你们进来的？！没有圣上的旨意，你们不能进来！”

话音刚落，就听列队的尽头有人笑道：“朕没有看错人，爱卿果然是尽职尽责，朕一清早前来，想必是打扰了爱卿的美梦吧。”说完官兵队列一分为二，只见柴墙身着红底花鸟纹的斜襟长衫，头戴方巾，面带微笑，手拉着裕妃走了过来。

傅国茶见是柴墙，急忙上前跪下道：“恭请圣安，不知陛下下来此，有失远迎，请陛下恕罪。”

柴墙笑道：“快起来吧。朕没有带着仪仗，你自然是不知道朕要前来。”

“谢皇上。”傅国茶说完站起身来。

这时孙目达等人也都赶了过来，四人齐刷刷地跪倒在地。柴墙示意他们起身，笑道：“今日其实是朕的不是，没有提前通知你们，弄得你们慌里慌张的。皆只因昨晚朕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观音菩萨手持净瓶，脚踏莲花，身着彩衣，笑容满面地说道：‘画得好，画得妙。’然后便转身离去了。朕醒来后，便觉得观音大士所言必定暗指圣寿寺，所以天未亮时便出宫赶了过来，不知道爱卿们有没有兴致与朕一起观赏壁画呢？”

傅国茶躬身道：“能与皇上一同赏画，是我等的福分。但壁画尚未全部完成，只怕会扫了皇上的兴。”

柴墙摆手道：“朕知道工期未到，不会加罪于你们的，尽管陪朕赏画便是。”

傅国茶无法，只得笑道：“是。”于是众人随着柴墙，开始在院中观赏壁画。

此时圣寿寺内的壁画虽然并未完全画好，但是大致模样已是成形，全都是以前佛经中的故事为题材绘于墙壁之上。柴墙边看边点头道：“果然是尽了心了。”

裕妃笑道：“哪里尽心？臣妾怎么看不出来？”

柴墙道：“书画之道，只可会意，不可言传。形似简单，神似就难了。只做到形似，无非就是个匠人，只有做到形神兼备，气韵恒出，才能称之为画师。孙侍诏，你觉得呢？”

孙目达没有想到柴墙会突然问到自己，急忙上前道：“皇上所言